三江月 笔会

责编/徐杰 审读/刘云祥 美编/许明 2025年9月26日 星期五

那些被误解了的……

□夏真

乌鸦总会在灾难来临之前出现，而我们却误解为灾难是乌鸦带来的，实际上，它们只是想告诉我们灾难来了。而且乌鸦是一夫一妻制，虽然寿命只有短短的 13 年，但夫妻间会相守到生命的尽头。更难得的是，乌鸦是唯一会抚养父母的鸟类，当父母飞不动了，它们会主动捕食来喂养父母，这就是很有名的“乌鸦反哺”。

反观在传统文化中被视为吉祥之鸟的喜鹊，人们普遍认为它们的出现代表着即将有好事发生，许多画家总是欣喜地将它画在纸上挂在壁上。

而现实中呢，喜鹊可谓是无恶不作，不仅破坏农作物，还会霸占其他鸟类的巢穴，甚至还会把人家的蛋给扔下去。当父母失去捕食能力时，它们也薄情寡义，毫不犹豫选择抛弃。

人们经常用狐狸精来形容那些对爱情不忠贞的人，原配骂小三，总是会冠以“狐狸精”的骂名。可实际上，人家一辈子就一个配偶，是真正的忠贞不渝。

相反在大家心中象征爱情的鸳鸯，现实中，却是妥妥的“渣男”，它们一年就要换一次伴侣，每当雌性鸳鸯怀孕了，雄性鸳鸯就会扬长而去，继续寻找下一个伴侣，是出了名的花心鸟，我怀疑，当时想出来歌颂鸳鸯的是男作家？

其实，在这个世上，被误解的又何止是动物，还有植物。

含羞草便是其中之一，它那叶片被触碰后便会羞涩地合拢，这独特的姿态，让人们赋予了它“敏感”“怯懦”的标签，仿佛它是个经不起一点风雨的小可怜。许多文人因此将它用来表达对娇弱女孩的爱怜。

可实际上，这看似柔弱的反应，是它在漫长进化中形成的生存智慧。是为了有效减少被啃食的概率，打个比方说，它是给自己穿上了一件“防护衣”，在用一种巧妙的方式守护着自己。

仙人掌也常被人们误解，在很多人眼中，它浑身是刺，模样呆板，毫无美感可言，甚至被认为是“冷漠”“孤僻”的象征。

但它也无可奈何啊，在干旱贫瘠的沙漠中，那些看似尖锐的刺，会帮助它减少水分蒸发，抵御着酷热与风沙的侵袭。它会把水分和养分悄悄储存在肥厚的茎干里，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顽强地生长，甚至还能开出绚烂的花朵。

还有彼岸花，它花开不见叶，叶生不见花，这种古怪的生生世世永不相见的生长习性，被好事的文人们与“生死相隔”“悲伤离别”联系在一起，从此蒙上了一层悲伤诡异的色彩。它让许多人避开它。我也一向不喜欢它的。

可从植物学的角度来看，这只是它适应环境的一种自然生长现象啊。它在不同的季节交替生长出花和叶，只是为了更好地利用有限的资源进行繁殖，为了更长久地活着。你说它有错吗？

这些植物，就像那些被误解的动物一样，它们都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着，却因为人们片面的观察和主观的想象，被贴上了各种不恰当的标签。它们却无法申冤。

再来说说我们人类，我们又何尝不是常常生活在各种误解中呢？

在我们的公园里，清晨，常常会有一个高大的男子坐在轮椅上，被一个壮实的护工推着。他的眼睛几乎是闭着的，要很努力才能睁开。他偶尔也走路，走时却跌跌撞撞歪歪斜斜，必须护工牢牢抓着他的一条胳膊。

大家当面不说，等他被推过去了，才会用怜悯的眼光看着他的背影。

我也是。所不同的是，我会很友好地与他及护工打个招呼，他也会努力笑着，用含糊不清的语词回答我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听到了关于他的故事。

有人告诉我，这个人很厉害。退休前，是某家银行的行长，对金融非常精通，现在虽然患病，四肢几乎不能动弹，但他的思维依然非常活跃。他每天都在炒股，进出都是几百万。

我顿时肃然起敬，太有才了啊！简直是金融天才。怪不得人家可以做银行行长！

什么怜悯一扫而光。从此，我再看他时，换了敬佩。

但是，我现在真正认识了他吗？也不是，我想，我只是用一个标签替代了另一个标签，我可能依然远未触及到他那个完整的“人”。

在我们的生活中，这样的误解太多了。你在社会上做个好事，可能会觉得你有所求；你在网上说句什么公道话，可能会被人暴击；你对父母孝顺些，可能会被其他兄弟姐妹质疑成看中了父母的存款……许多时候，你其实并不是你，你在他人眼里五花八门。

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人是复杂的，人心是复杂的，事物更是复杂的，当它们透过各种媒介投入到你的眼里时，你已经对它们进行了再创造。而这个过程中，包含了你的审美观、认知水平及思想高度等。

可见，世间万物乃至人性真相，往往会被一层迷雾包裹着，我们总是习惯用有限的认知去定义无限的世界，用片面的符号去替代复杂的本质。这是不是一种认知上的懒惰与粗暴？

做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吧，保持观察的耐心与解释的谦卑，触摸万物真实的温度——这不仅是对他者的尊重，更是对自我认知的救赎。

毕竟，每一个误解的消解，都是我们向认知迈出的一步，而每一次理解的达成，都是我们与这个世界更深度的和解。

AI制图

宁波人不知道的宁波事⑦

呼童街

呼童街：从兵营到考场的“变形记”

□胡力丹/文 乐承斌/摄

先是火筒巷打仗的硝烟，后是呼童巷读书的书声。这条百米小巷，藏着宁波城半部“变形记”。

明朝那会儿，这条巷子有个硬邦邦的名字——火筒巷！火筒，是火铳的另一种称呼。那时候宁波是重要抗倭城市，这条巷子正处在子城西城墙与护城河外的要冲，位置十分重要。从逻辑上说，这条巷子驻扎着一支以火筒为主要武器的军队火筒营，再顺畅不过了。或许当年当兵的就拿着这种金属管子的火筒守卫城门，保一方平安。

从方志上看，“火筒巷”这个名字大约从明中期一直用到清晚期，至少用了200多年。清雍正年间，朝廷在那块设了个督学行署，边上还搭了个大考场。宁波府底下想考秀才的童生们都得到这儿来考试。开考前“点名喊童生”成了经典场面：“谁谁谁，来了伐？”童生们赶紧应一声：“到！”验明正身才能进去。

日子一长，“火筒巷”顺口变成了“呼童巷”！

今天的呼童街，烟火气十足。南头是闹忙的中心菜市场，北头挨着中山公园。

公园边上新搞了一面艺术墙，刻着当年扛火铳的兵和赶考的读书人，也算是对老底子的一个念想。想当年，刻《四明丛书》的张寿镛就住这儿，踩着石板路“咯噔咯噔”去上学。

现在，“咯噔”声变成了扫码买菜“嘀”一声，时代到底不一样啦！

“街名改三改，底子勿会变。”呼童街的故事讲到底，阿拉宁波人，骨子里既有保家卫国的硬气，更有敬重读书的文脉。

这条街，就是活生生的见证。

扫码看视频

社址/宁波市宁东路901号 广告部电话/87348429 发行咨询电话/87685669 87682340 定价/每月30元 零售/每份1元 邮发代号/31—84
印刷/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/素豪律师事务所罗杰律师、胡力明律师 地址/宁波市高新区扬帆路999弄研发园B区1幢8楼 电话/87298700 宁报集团职业道德投诉/87654321